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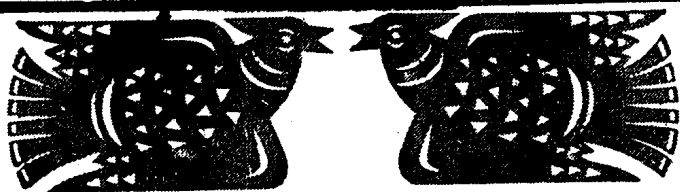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系

王 秀 鸞

傅 鐸編劇

艾實揚 小 流 王 韜之 蒙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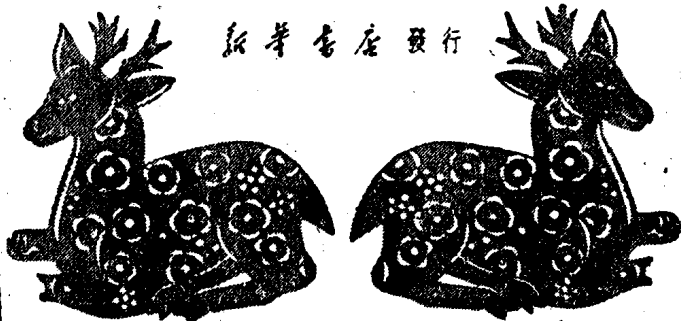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大學書畫系

王 秀 鸞

傅 鐸編劇

艾實惕 小之 流家作曲
王 韜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0104 (54—009)

王 秀 麗

編劇者： 傅 鍾

作曲者： 艾實揚 小 流 王 韜 之 家

編輯者：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北 華 書 店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一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5,001—25,000〔京〕 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初版

一九五〇年八月校訂三版

排演注意

本劇的音樂是我們匆忙的用插曲的方式寫了出來的，在唱腔上不免有許多缺點，希望導演和演員根據我們提供的基本曲調去修改。

此劇的過門、前奏、間奏、打擊樂器、開板、落板等地方，我們都沒有時間來一一規定，也希望演出指揮靈活運用。

最後希望請大家多提意見，以便把這劇的音樂成份弄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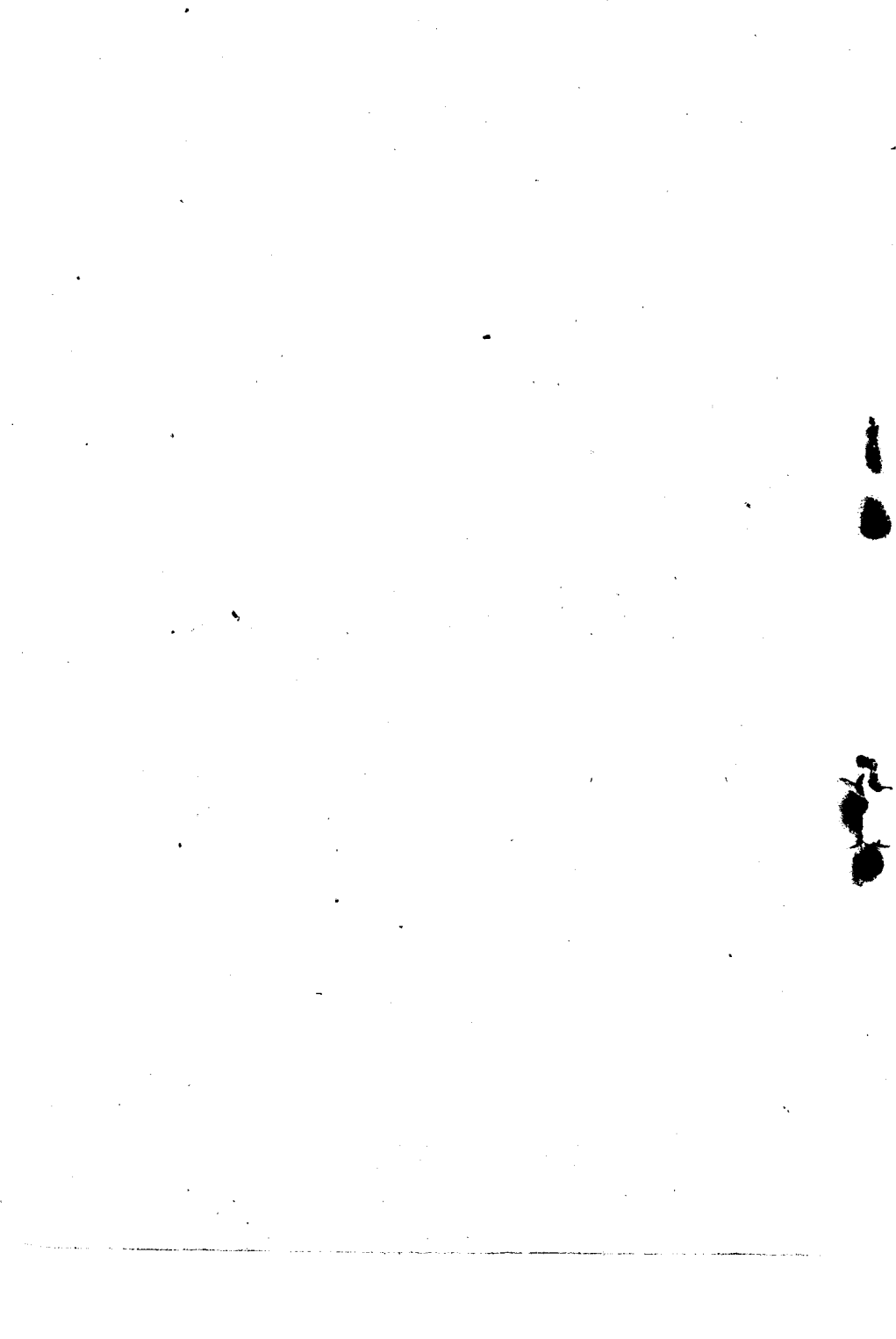
火綫劇社

一九四五、四、三十初稿

時間 一九四五年。

地點 冀中。

人物 王秀鸞 年二十七八歲，村婦女幹部。
張大春 年二十八九歲，壯年農民。
張店臣 年五十多歲，買賣人(大春之父)。
張老婆 年四五十歲(店臣之妻)。
張巧玲 年十六歲(店臣之女)。
張順卿 年十一歲(大春之子)。
張四保 村幹部(店臣之當家)。
三禿子 年二十四五歲，半農半商。
樹 芬 婦會主任。
大 心 婦女。
香 姑 婦女。
鄉婦甲 年五十多歲。
鄉婦乙 年五十多歲。
羣 衆 多人。
牛大山 流寇，與敵人有勾結的嫌疑。



第一場 家 破

景 張店臣的家裏，音樂聲中王秀鸞上場收拾行李，完畢，進入內室，張店臣上場。

張店臣（上唱）

張店臣五十七，張家口皮店耍手藝，
今年回家把年過，新年已過要回去，
新年已過要回去。（拾掇行李，包裹）

（唱）新正月二十九，拾掇行李登程走，
但願一路平安無阻碍，早日回到張家口，
早日回到張家口。

巧玲與老婆上場。

巧玲 爹，你就走哇？

老婆 多住幾天再走吧！

店臣 已經家裏住了一個月了，總是不回去，掌櫃的也不

放心。

大春與秀鸞、順卿三人同由內室上。

秀鸞
大春 爹，家裏多住幾天再走吧！

店臣 不啦！這不是一家人都在嗎，以後要好好過日子，我家來了這一個月，聽人們說家裏斷不了打架吵嘴的，以後一家子要和和氣氣，常說窮嗆嗆，富商量，過莊稼日子要天天打架一輩子也強不了。

四保（上場）怎麼店哥，你走哇？

店臣 走哇，四兄弟，來的好，我靠的你一件事吧！

四保 什麼事？

店臣 我這常年不在家，家裏頭有個什麼爲難着仄磕磕絆絆的事你得多費心，你嫂子是個娘們，大春又是半饞不餓的。

四保 店哥，你放心吧，你想論家裏我是個大輩，論村裏我多少也跑着點工作，好歹是個幹部，你家裏有了事，我不能袖手旁觀，這幾年你沒有在家，家裏的事我沒有少管。

店臣（笑容滿面）以後你得幫助他們過日子，你看這幾年日子越過越壞，一年不如一年。

老婆 日子過不好？說實話誰也沒有扔了。老天爺不給收，洋人的花項大，淨花錢的道，沒進錢的道。

大春（諷刺其母）再加上愛吃點好的。不做活，那就行了
唄！

老婆 吃好的！你看見誰吃好的來呀？（質問的意思）

店臣 看，兩句話沒說完，就又抬槓。以後你四叔就是咱們家羊羣裏的駱駝。（對四保）誰有不好你就說誰，實在不行打兩下也沒有關係，就是你嫂子打幾下也攔的住。

四保（笑）行咧，你們聽見了沒有，店臣哥可封了我啦，我是上管君，下管臣，連嫂子也得管三分，以後你們誰要有了不對的地方，咱們可是屬破小車的勤『碰光』着點。（笑）

店臣 不早啦，我就起身啦。

秀鸞 爹，到了張家口早給家裏來信，家裏就放心啦。

店臣 哎！

四保 別的是二五眼，勤往家裏捐個錢倒是『正扮』。

店臣 我本心願意給家多捐個錢，可是這幾年讓日本鬧的買賣也不賺錢啦，今天要捐，明天要稅，賺的錢不夠他們的。

順卿（手裏拿着一個用秫秸插成的盒子）爺爺你再回來，給我買一條小皮帶來，我挎小盒子。

巧玲（將秫秸盒子奪過來）快扔了吧，叫你奶奶又打你呀。

巧玲進內室，順腳追進去。

店臣 (從腰裏掏出一個錢包來) 這還有三百塊錢，也放在家裏，回頭叫大春作個小買賣，賺個錢春天好量吃的買燒的，(交給老婆)這可不能順着手流嘍。

老婆 當花的就花，不當花的誰也不能瞎花。

店臣 我走，(攏起行李)(唱)

天不早、要起程，家裏的事情交代清。

勤勞動、多作工，日子飽暖不受窮。

老婆 (唱)孩子他爹，別叮嚀，家裏的事情我照應。

秀鸞 (同唱)爹爹的話，兒記清，孝敬老人多做工。

大春 (齊唱)但願你一路平安無攔又無阻，早日回到張家口，買賣發財多興隆。(大家笑)

店臣 你們在家裏過好日子，我在外頭作發財的買賣。

(剛說要下，婦會主任樹芬上場)

樹芬 秀鸞，秀鸞！(一見店臣要走)大伯你走哇？

店臣 走！(下)(大家送出門去，樹芬將秀鸞叫回)

樹芬 秀鸞，秀鸞。

秀鸞 (站住)幹什麼？

樹芬 (小聲秘密)區婦救會小吳來咧，叫咱們去開會。

秀鸞 等黑夜再開吧。

樹芬 不行，他開完會，還得走呢！

秀鸞 你不知道，主任，上次咱們開會回來的晚啦，俺婆婆娘就沒讓俺吃飯。

樹芬 你們大春也不管哪？

秀鸞 大春？他管甚麼用，他不幫腔說好話，還擺着個鍋蓋不叫我盛飯。

樹芬 你就餓了一頓哪？

秀鸞 不，後來俺小姑巧玲，偷着給我盛了一盤，端的屋裏吃的，哼，說甚麼，要是『五一』以前那個環境，總得給他在街上說說理去，這咱不行啦，區裏縣裏都不能公開，咱們也得裝着點傻。

樹芬 管他呢，走，擋住咱們作抗日工作了哇。（拉秀鸞）

秀鸞 我可不是推脫工作呀！回來要打架你可得來勸架，俺這作媳婦的可不同你們在家裏當閨女哟。

樹芬 我負責任。

秀鸞 （對內室）巧玲，娘回來了你說樹芬叫我走了有事。

巧玲 （一面說，一面與順卿走出來）早點回來，嫂子！

秀鸞 叮！

秀鸞與樹芬下場，巧玲與順卿在場上插秧唱眼鏡，同時端着饅餅、酥糖箱子上場。

禿子 巧玲，你娘呢？

巧玲 沒在家，幹什

秃子 要錢！

巧玲 什麼錢？

秃子 燒餅贏糖錢，還有借賬。

巧玲 過年的時候不是都還清了嗎？

秃子 年上的還啦，今年不興另欠下呀？

三秃子要下場，老婆上場。

秃子 大娘，把錢還了我吧，倒騰不開啦。

老婆 看你們緊蹬着腳後跟要賬。

秃子 你欠人家的不興要哇？

老婆 過幾天給你，手底下一個大錢也沒有呢！

秃子 沒有？你剛才還了瞎五子的麵錢啦，咱們是長流水
着，勤賒勤還，再賒不難。我一個小買賣，你先押下好
幾十塊，我就推動不開啦。

老婆 （掏出票來）先給你十元，過幾天再算。再賒個（又拿一
個麻糖）

秃子 （接錢與老婆開玩笑）你真是花生不叫花生〔南豆〕，有
錢不還賬。（跪下）

老婆 放你祖宗的屁！

秃子 哎呀，好臭。（跪遠）

老婆 巧玲，你嫂子呢？

巧玲 樹芬叫她出去咧。

老婆 準又伸着脖子開會去啦，偷着摸着的有屁的用啦！

外邊有人叫老婆的名子：『大書改，大書改！』

老婆 幹什麼？

鄉婦甲乙二人同上。

鄉婦 書改，你去不？

老婆 我不去，嫌他們鷄爪子抓牆不是手，要玩，就在我這玩，不玩就罷。

婦乙 行！（向婦甲）老大家，就在這玩會吧！眼看就晌午，該做飯啦。

婦甲 行，咱們『支架』上吧！

三人鋪上被子，拿出紙牌，開始賭博。

巧玲 娘，你們又當牌，讓我哥哥家來又鬧脾氣呀？

老婆 他鬧就鬧，讓日本人鬧的誰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呢！玩了一天少一天。

婦甲 真是，命讓人家手裏攢着呢！有了就吃，吃了就玩，玩了就睡。

婦乙 這不是過日子的時候了。

三人邊說邊賭，非常高興愉快。

巧玲 （示意順卿）順卿，甬讓他們當，搶牌去！

順卿偷偷的到了跟前將被子一扯，弄了個亂七八糟，同巧玲跑下。

老婆 （生氣）你王八羔子就別家來。

三人拾掇上又開始，片刻，張大春上場見三人當牌。

大春（把牌一蹶）又當起來啦，這那像過日子的樣啊？

婦甲 哼，老娘們家當個小牌算個什麼？輸不了個三瓜兩棗的開了心完事，這也輸不了房子輸不了地。

大春 耽悞工夫就耽悞不起，沒事紡個線，拾把柴火，總比幹這個強。

婦乙 哼，ㄟ和ㄟ一個ㄟ和ㄟ比紡一天線都強！（ㄟ和ㄟ念作胡）

大春 輸了呢？

婦乙 輸了，輸了可過了癮了呢！

大春 快拾掇了吧！我看見這個就生氣！（看了看屋內沒有秀鸞，對老婆）她呢？

老婆 準是開會去咧。

大春 這算是幹什麼的，當牌的當牌，開會的開會，我看把這幾斗糧食吃完了怎麼辦？（三人不理，只是當牌）

大春（對老婆）我爹放下的那錢呢？

老婆 幹什麼？

大春 拿出來做個小買賣。

老婆掏出來給大春。

大春（一看錢少了）怎麼少了這些個呀？

老婆 還賬咧。

大春 還什麼賬咧？

老婆 亂七八糟的呀。

大春 誰又欠下人家的啦？

老婆 反正是有人。

大春 (生氣的把錢一扔)給你全花了去吧，作買賣弄蛋！

老婆 作就作不作就罷，你『摔打』誰呀！

大春 摔打你們摔打你們！

大春生氣，把她們的牌扔個亂七八糟。

老婆 (咒罵大春)大春爺，大春祖宗，我算怕了你啦。

婦甲乙嘴裏嘟嘟囔囔的走了。

老婆 (生氣)(唱)

大春爺，活祖宗，你氣的老娘心口痛，

人家養兒孝順老，我把你養大成了精。

大春 (唱)你又好吃，又好喝，托着小牌不做活，

氣極我就離開家，看你們家裏怎麼過。

老婆 (唱)黑心鬼你白眼狼，把你養大忘了娘。

要走你就儘管走，走到天邊算腿長。

大春 氣的我沒了法，我把家一扔就走。

老婆 你腿長你走的天邊上去，就怕你沒有那麼大『道』行『』。(生氣的走『』)(『道』行『』余作『道』橫『』。)

大春 你別擠這個『』，急了我那也敢去！(氣的蹲在一『』)

秀鸞上場，拾掇當『』的東西。

大春 你還回來幹什麼？作熟了飯再請你去吧，你們開會有功。

秀鸞 你別俏皮人，你見誰開會來呀？

大春 算啦，你還保守秘密呢！

秀鸞 開會是作抗日工作，耽誤不了做飯就得咧！（說着去拾掇着做飯）

大春阻攔。

大春 我不用你做飯，你願那去就到那去吧！

秀鸞 你叫我到那去呀？

大春 有能耐你脫離生產吧！別吃家裏的飯。願幹什麼就幹什麼！

秀鸞 （向大春求情似的）快拿升子來吧，等娘回來又鬧哇。

從大春手裏把升子又奪回來，要去量米，大春拾起一個笤帚向秀鸞投去，把秀鸞手裏的升子打掉，大春又拿起一個小凳子來，要向秀鸞投去。樹芬急上。

樹芬 大春，你這是幹什麼？給誰過不去呀？開會是我叫她去的，難道婦女們連這點自由權都沒有啦？（唱吵架曲）張大春不說理，爲什麼發作牛脾氣，倆口子說話就動手，打人佔理不佔理？

大春 （唱）淨開會，不下地，婦女一輩子沒出息，
春天地裏沒有活，拾筐柴火有燒的。

秀鸞（唱）說下地，就下地，輕活重活不惜力，

二話不說伸手打，跟着你受窩囊氣！

大春 嫌受窩囊氣，咱們離婚。

樹芬 你拿離婚吓唬誰呀？

秀鸞（難過的唱摘菜曲）男人的話，聽的清，像鋼刀刺的心口痛，不參加生產男人瞧不起，家庭地位不能平。

大春 你知道婦女不參加生產男人瞧不起呀，那你就爭一口氣，做出個樣來讓人家看看。

秀鸞長出口氣。

樹芬 秀鸞別生氣啦，拾掇着做飯吧；挨下打也算不了什麼，趕黑家讓大春再給你賠不是。

秀鸞拾掇做飯，秀鸞拿出水桶放在大春的跟前，大春斜看了秀鸞一眼，担起水桶下。

樹芬（望着大春の後影）黑王八羔子，（轉對秀鸞）秀鸞打的你痛呀？

秀鸞 打的倒是不覺痛，說的真是入骨痛，樹芬看見了吧？不下地作活就讓人家這樣瞧不起，你們當閨女的還好說，給人家當媳婦就得瞪着眼受欺侮呀！

樹芬 當閨女在娘家摔打不出來，到了婆家不是一樣的受氣嗎？秀鸞別難過啦，受氣的不是你一個人，這是咱們婦女普遍的現象，這該檢討咱們過去沒有很好